



▲黃雍盛表示，發展低空經濟需集結相關行業的知識、人才、技術和硬件。

「只要開始的方法對，結果就不會錯。」這是黃雍盛堅信的一句話。資深產業測量師、資深英國特許建造工程師、物業權益訴訟專家證人、無人機航空法務總監及飛行培訓資深考官及導師、THEi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及理大兼任講師……黃雍盛的頭銜太多，目前還正準備取得執業律師資格的他笑言：「別人說我要『全包』，但我覺得我只是一個希望一切盡在自己掌握的人。」◆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兩竹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阿祖

早前，多啦A夢在動畫中乘着竹蜻蜓在天空漫遊的畫面，在維港上空重現，將二次元化為現實。當無人機編隊從基座起飛，觀眾隨着畫面一起倒數，引起全港轟動。作為無人機專家的黃雍盛說道：「無人機未來在旅遊、演出等文化界上的用途會有很大發展。」

仍缺航空飛行安全意識培訓

「我把無人機放到測量這個行業裏面，將幾樣科技變成一種複合式的工作模式。」他說，「將無形的知識和技術變成有形的商業化，要學習很多新的東西。」黃雍盛本身有航空知識，他認為無人機低空經濟未來大有可為。「無人機在香港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市場，因為這是全球性被認可的應用，不過內地和西方國家的發展目前比香港發展快很多。」

講到其原因，他坦白說，無人機匯演是一項無保護罩、高度風險的無人機服務，因為無人機匯演是在毫無保護罩的低空空域中由成千台無人機作出遠距表演。表演是由電腦高度編寫程式控制，精準度要求甚高，非一般中學級編程可以執行到，「香港有公司曾經做過無人機匯演，不過中途有無人機墮下，未獲公眾信心，從此消失了。」

他認為，部分公眾將無人機視為小朋友玩具，並缺乏安全意識，「公眾對於航空安全是局外人，根本未能完全遵守航空安全。缺乏航空飛行培訓，就會缺乏安全意識，事實上一般通識教育都不會有航空飛行和管理的科目。無人機始終是新科技產品，掌握無人機操作需要正式的專科教育和專項法定管制。現時的無人機管制是航空飛行最低層次的限制，是屬於娛樂性質或者在有限度空域操作無人機的措施，對於正式航空管制仍有很大空白需要填補。因為無人機航空仍在發展中，仍未到執行全面管制這個階段。」

需完善規劃低空經濟平台

黃雍盛表示，在香港開發無人機低空經濟平台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些私人無人機操作公司或供應商也需要同彼此進行直接的聯繫，「最主要的是需要完整的規管平台和人才方面的發展規劃。」他指出，目前香港無人機的使用者通常是航拍製片或零件供應商。無人機本質上屬航空業務，因此使用者需要在深度熟悉無人機、知悉航空法例等的情況下，遵守航空的安全規管。

▶黃雍盛認為無人機低空經濟未來大有可為。



產業測量師黃雍盛

港開發無人機低空經濟大有可為 完善空管平台 培養操作人才



◆香港旅遊發展局上月在灣仔海濱上演傳統節慶主題無人機表演，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場觀賞。
資料圖片

▶黃雍盛在香港高科院指導學生如何應用無人機進行測量工作。

受訪者供圖

他相信，特區政府現階段是有心發展低空經濟的，關鍵是招收更多項目經理，同時集結相關行業的知識、人才、技術和硬件，以打造並逐漸完善低空經濟平台。而對於長線規劃，在適合香港經濟環境的情況下，平台容納的無人機外場檢測、影片拍攝、拍攝完畢的外場清洗及消毒服務等板塊，都可以帶動周邊技術，如人工智能識別、VR眼鏡製造等的經濟發展，也可以促進低空經濟完整體系的出現。

學習是一種「等價交換」

採訪這一天，黃雍盛和記者約在他公司旁邊的一間餐廳午餐，「這裏的食物很有水準。」記者猜測，如不是常客，他不會「冒險」約人去嘗試新餐廳，這便是他處事的方式。

與他的事業規劃不同，他出身在一個跌打、武術世家，是聞着跌打藥酒味道長大的，但他沒想過傳承，「因為我看到這一條路是怎麼樣走的。」他說，「似乎不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生長的路沒有什麼太大的偏差，黃雍盛走到目前，是一步步計劃出來的，和他向來對自己的寄望與要求相應。產業測量師可以算是他的「正職」，但你要問，這是你喜歡做的事情嗎？他說：「當你做一件事情很純熟了，你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基礎，再去想『理想』，很多年輕人為什麼做不到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因為底盤太不穩定了。」

黃雍盛也不完全講自我，「要去聽長輩的經驗。」他認為每個行業的基礎都在中學，那個階段就應當去摸索每個行業的規則，這也是他加入教育行業的原因。「你要面對的是兩個方向，一個對外，一個對內。」他說，「洞察力是很難得東西，從前我的動力是存錢，建立家庭，但是當有些成功的紀錄之後，你就能夠慢慢去觀察到突破自己的方法，這是需要時間的。」他認為成功的夢想不能拔苗助長，要有耐性打好基礎。

「要拉長時間線去學習。」這是黃雍盛一直以來學習的動力與意念。工作很多，但他學習的腳步不想停下來，目前的黃雍盛仍在積極地準備考大律師執照，同時學習功夫等等，「做一件事一定要有出發點，而且要在開始的時候就確定，你一定能夠完成，再去做，否則就是浪費時間。」學習任何東西也並非一蹴而就，「等價交換，」他說，「你知道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是很多的，甚至搞得自己『五勞七傷』，這是代價，因此拉長時間去學，但一定要完成。」

「所有的事情一定是很有根據的，」黃雍盛不喜歡冒險，「人生可以有冒險，但是不可以有『賭』，要做的事情都是要能夠掌握得了的。」他認為很多人的思維是：別人能做到，我也可以。但他完全不覺得是如此，「凡事要看細節，細節是從知識裏面來的，知識哪裏來的？是從學術裏來的。所以這世界上這麼多書，你要去看，但是看哪種書呢？就要看你的興趣。」黃雍盛一直都相信「只要開始的方法



對，結果就不會錯」，「這個世界很簡單的，社會需要平衡，你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用對的方法去做，結果一定也是對的。」

▶黃雍盛與中學生分享無人機做外牆檢測的技巧。
受訪者供圖

雲門舞集藝術總監鄭宗龍「春門」再啟 探索藝術新可能

「過去，『春門』是培育年輕編舞家的平台，希望編舞家和雲門舞者可以從中吸取養分。如今，我們更期待匯聚不同的觀點和創新的嘗試，大家一起在『春門』中找出新的可能性。」雲門舞集藝術總監鄭宗龍說。

睽違6年，「春門」再啟。雲門舞集日前在台灣淡水河畔的雲門劇場舉行採排記者會，宣布「春門2024」將於25日、26日公演，邀觀眾欣賞不同視角下，身體在舞蹈藝術中創造的無限可能。

1973年，台灣藝術家林懷民創立現代舞團雲門舞集，並在1999年創立雲門2團。為了給台灣年輕編舞家搭建平台，2001年「春門」應運而生，邀請創作者與雲門2團舞者合作演出，許多人由此成長並走向更大舞台。2019年，雲門舞集與雲門2團合併，「春門」暫停。

今年是雲門劇場落成淡水10周年，雲門舞集借此啟動「春門2024」，邀請編舞家王宇光、蘇文琪分別同5位雲門舞者合作，帶來作品《BE THERE》和《可以是無題》。鄭宗龍攜手台灣影像創作者全明遠打造作品《身土》，通過微距高速攝影技術捕捉舞者的細微動作，從另一個視角觀看舞蹈、理解身體。

「此前我們都是在看舞台上的身體，這次的作品則是將實體空間中的舞蹈變為影像，甚至細微到連汗毛孔都可以看清楚。」鄭宗龍認為，同樣是讓身體舞

蹈，但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借助不同的工具呈現。他希望觀眾可以靜下心來，通過《身土》觀察身體在舞蹈中的細微變化。

2020年，鄭宗龍接替林懷民擔任雲門舞集藝術總監。作為曾在「春門」發表多部作品的創作者，他說自己是從「春門」成長起來的，非常了解其中的痛苦、收穫和幸福。「今年重啟『春門』，就是希望能將前輩的心願傳承下去。」

「春門」是挑戰 更是成長經歷

今年38歲的王宇光曾是雲門2團的一名專職舞者，



◆舞者展示舞蹈作品片段。 新華社

參與過五六次「春門」。此次演出，他以編舞家的身份重新回到最初的舞台。

「『春門2024』對我而言是很珍貴的機會，能回來這裏創作覺得好幸福。」王宇光說，準備時他和舞者都非常投入，大家相互啟發，共同完成創作。

此次參與《BE THERE》和《可以是無題》的10位舞者，每天上午10點開始基本功訓練，隨後同編舞家一起排練到下午6點。也正是在這樣的打磨中，舞者悄然成熟。對此，有相似經歷的王宇光也很有感觸。

「在很長的時間跨度裏，有機、彈性、多彩的樣貌是我心中『春門』的鮮明符號。」王宇光回憶說，以前參加「春門」的年輕舞者要同時接觸三四個作品，無論是身體、情緒都要很快切換，對他們而言是很大挑戰，但也是絕佳的練習和成長經歷。

在《可以是無題》中，蘇文琪把地震感受編入舞蹈，帶給舞者和觀眾不同面向的思考。她說，身在台灣，我們活在地震帶，感受着板塊與板塊間的摩擦。她帶著舞者與製作團隊一起感受這些不確定、不穩定的狀態對身體造成的衝擊。

鄭宗龍認為，通過和不同編舞家合作，感受風格迥異的作品，雲門舞者在「春門」中得以探索更多身體的可能性，受益良多。

◆新華社

◆鄭宗龍介紹作品「春門2024」的作品。 新華社

